

過病條辨

卷一

R254
15-10

問心堂溫病條辨原序

夫立德立功立言聖賢事也

瑭

何人斯敢以自任

緣

瑭

十九歲時父病年餘至於不起

瑭

愧恨難名

哀痛欲絕以爲父病不知醫尚復何顏立天地間
遂購方書伏讀於苦塊之餘至張長沙外逐榮勢
內忘身命之論因慨然棄舉子業專事方術越四
載猶子巧官病溫初起喉痺外科吹以冰硼散喉
遂閉又遍延諸時醫治之大概不越雙解散人參
敗毒散之外其於溫病治法茫乎未之聞也後至

發黃而死

塘

以初學未敢妄贊一詞然於是證亦

未得其要領蓋張長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經爲
後世醫學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論亾於兵火後
世學者無從倣效遂至各起異說得不償失又越
三載來遊京師檢校四庫全書得明季吳又可溫
疫論觀其議論宏濶實有發前人所未發遂專心
學步焉細察其法亦不免支離駁雜大抵功過兩
不相掩蓋用心良苦而學術未精也又遍考晉唐
以來諸賢議論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備者蓋不

可得其何以傳信於來茲

瑋

進與病謀退與心謀

十閱春秋然後有得然未敢輕治一人癸丑歲都

下溫疫大行諸友強起

瑋

治之大抵已成壞病幸

存活數十人其死於世俗之手者不可勝數嗚呼

生民何辜不死於病而死於醫是有醫不若無醫

也學醫不精不若不學醫也因有志採輯歷代名

賢著述去其駁雜取其精微間附己意以及考驗

合成一書名曰溫病條辨然未敢輕易落筆又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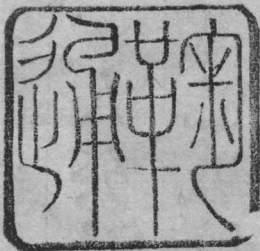
六年至於戊午吾鄉

汪瑟菴先生促

瑋

曰來歲

已未濕土正化二氣中溫厲大行子盍速成是書
或者有益於民生乎瑋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
人之心獲欺人之罪轉相倣效至於無窮罪何自
贖哉然是書不出其得失終未可見因不揣固陋
龜勉成章就正海內名賢指其疵謬厯爲駁正
將萬世賴之無窮期也淮陰吳瑋自序



溫病條辨叙

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多醫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於溫病者矣何也六氣之中君相二火無論已風濕與燥無不兼溫惟寒水與溫相反然傷寒者必病熱天下之病孰有多於溫病者乎方書始於仲景仲景之書專論傷寒此六氣中之一氣耳其中有兼言風者亦有兼言溫者然所謂風者寒中之風所謂溫者寒中之溫以其書本論傷寒也其餘五氣概未之及是以後

世無傳焉雖然作者謂聖述者謂明學者誠能究
其文通其義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氣可也
以治內傷可也亡如世鮮知十之才士以闕如爲
恥不能舉一反三惟務按圖索驥蓋自叔和而下
大約皆以傷寒之法療六氣之疴禦風以絺指鹿
爲馬迨試而輒困亦知其術之疎也因而沿習故
方畧變藥味冲和解肌諸湯紛然著錄至陶氏之
書出遂居然以杜撰之傷寒治天下之六氣不獨
仲景之書所未言者不能發明並仲景已定之書

盡遭竄易世俗樂其淺近相與宗之而生民之禍
亟矣又有吳又可者著溫疫論其方本治一時之
時疫而世誤以治常候之溫熱最後著方中行喻
嘉言諸子雖列溫病於傷寒之外而治法則終未
離乎傷寒之中惟金源劉河間守真氏者獨知熱
病超出諸家所著六書分三焦論治而不墨守六
經庶幾幽室一鐙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
論簡而未暢其方時亦雜而不精承其後者又不
能闡明其意裨補其疎而下士聞道若張景岳之

徒方且恠而訾之於是其學不明其說不行而世之俗醫遇溫熱之病無不首先發表雜以消導繼則峻投攻下或妄用溫補輕者以重重者以死倖免則自謂已功致死則不言已過卽病者亦但知膏盲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父以授子師以傳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夜噪二千餘年畧同一轍可勝慨哉我

朝治洽學明名賢輩出咸知沂原靈素問道長沙自吳人葉天士氏溫病論溫病續論出然後當名

辨物好學之士咸知向方而貪常習故之流猶且
各是師說惡聞至論其粗工則又畧知疏節未達
精旨施之於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吳子懷救世
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學不厭研理務精抗志以希
古人虛心而師百氏病斯世之貿貿也述先賢之
格言攬生平之心得窮源竟委作爲是書然猶未
敢自信且懼世之未信之也藏諸笥者久之予謂
學者之心固無自信時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
竟無應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

溺救焚豈待整冠束髮況乎心理無異大道不孤
是書一出子雲其人必當旦暮遇之且將有闡明
其意裨補其疎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壽者此天下
後世之幸亦吳子之幸也若夫折楊皇苓听然而
笑陽春白雪和僅數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
當世豈不善乎吳子以爲然遂相與評隲而授之
梓嘉慶十有七年壯月旣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謹
序

序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醫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湯液鍼灸任施無處不當否則鹵莽不經草菅民命矣獨是聰明者予智自雄涉獵者穿鑿爲智皆非也必也博覽載籍上下古今目如電心如髮智足以周乎萬物而後可以道濟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極生而神靈猶師資於伏羲季岐伯而內經作周秦而降代有智人東漢長

一家言爭著爲書曾未見長沙之項背者比比所以醫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傷寒人皆宗之自晉王叔和編次傷寒論則割裂附會矣王好古輩著傷寒續編傷寒類證等書俗眼易明人多便之金元以後所謂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夫晚近庸質不知仲景寧識傷寒不知傷寒寧識溫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溫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轍何勝浩歎然則其法當何如曰天地陰陽日月水

火罔非對待之理人自習焉不察內經平列六氣
人自不解耳傷寒爲法法在救陽溫熱爲法法在
救陰明明兩大法門豈可張冠李戴耶假令長沙
復起必不以傷寒法治溫也僕不敏年少力學蒐

求經史之餘偶及方書心竊爲之忤忤自謂爲人
子者當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
堂弗豫卽以時溫見背悲憤餘生無以自贖誓必
欲精於此道廬墓之中環列近代醫書朝研而夕
究茫茫無所發明求諸師友流覽名家冀有以啟

迪之則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於漢唐洊至靈樞
素問諸經捧讀之餘往往聲與淚俱久之別有會
心十年而後泊泊焉若心花之漫開覺古之人原
非愚我我自愚耳離經泥古厥罪惟均讀書所貴
得間後可友人吳子鞠通通儒也以穎悟之才而
好古敏求其學醫之志畧同于僕近師承于葉氏
而遠追踪乎仲景其臨證也雖遇危疾不避嫌怨
其處方也一遵內經效法仲祖其用藥也隨其證
而輕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

嘉慶甲子出所著治溫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訂正者今乃發覆析疑力矯前非如撥雲見日寧不快哉閱十稔而後告成名曰溫病條辨末附三卷其一爲條辨之翼餘二卷約幼科產後之大綱皆前人之不明六氣而致誤者莫不獨出心裁發前人所未發嗚呼昌黎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聖弗傳此編旣出將欲懸諸國門以博彈射積習之難革者雖未必一時盡革但能拾其緒餘卽可爲蒼生之福數百年後當必有深識其用

心者夫然後知此編之羽翼長沙而爲長沙之功
臣實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爲序

嘉慶癸酉仲秋穀旦蘇完愚弟徵保拜書